

宋

史

百二五

列傳卷第二百七

宋史四百四十八

閩府僕司上稽國錄軍國事前書奏參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經義院脫筆奉

勅修

忠義三

曾志第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王允功
王薦周中周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宋炎
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襄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志字仲常中書舍人輩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

任郊杜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湏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忘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瘗其屍金人去忘第朝散郎忌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塋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憲子憲兄子憲皆將

仕郎方遇難時寃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
張得蘇顧見寃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寃以歸
後仕至知南安軍忘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
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
劙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為合州司
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
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
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

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
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
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
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
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
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
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
年范致虛帥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
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
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

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
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
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
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
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
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
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
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

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汎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斃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

趙宗印分西南門掩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
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
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
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
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鄭驥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二年進士第知溧
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
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為定
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
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
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府姚
古奏為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
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驥為蓋言六城熙河
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
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啣廝羅氏
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氊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
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董貫奏賜姓名趙懷恭
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
貫意欲絕之驥謂貫欺君請辨其偽貫怒將厚誣以

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驤按格為常
平總目十卷領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乞以所部
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
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
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
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楊州復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
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
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
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驤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
氹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歛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

縣王中立種謗征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
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改知乘氏縣
丞相呂大防為山陵使辟為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
溫縣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
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
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襄慶
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
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蠭起由誠嶠
嶢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為備版築甫就剽賊李
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

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
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
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
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
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大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
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為忽解圍去一日
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
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
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
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

與令佳同遇害子偰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
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
死遇令佳之子子彞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
褒典乃憇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為通奉大夫與二子
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顫若
神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
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
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
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

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尤亟永
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
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
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求祐巫暴日中雨立
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
長遊蠹不歸莫敢迕亦械致之府府爲弁它縣追還
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
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求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
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爲
自有令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

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
吏有不能辨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
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
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歐之至壞自折支乃已安
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
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
負將軍乎藥師薦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
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之禮無所不至而
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
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

永謂安中曰亡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楊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恃復兩河以太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持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